海棠绿双生

水阡陌 “纸上偶像剧”
系列完结篇重磅登场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薄荷双生》：楔子（1）
- 《薄荷双生》：楔子（2）
- 《薄荷双生》：第一回（1）
- 《薄荷双生》：第一回（2）
- 《薄荷双生》：第一回（3）
- 《薄荷双生》：第一回（4）
- 《薄荷双生》：第一回（5）
- 《薄荷双生》：第一回（6）
- 《薄荷双生》：第一回（7）
- 《薄荷双生》：第一回（8）
- 《薄荷双生》：第一回（9）
- 《薄荷双生》：第一回（10）
- 《薄荷双生》：第一回（11）
- 《薄荷双生》：第二回（1）
- 《薄荷双生》：第二回（2）
- 《薄荷双生》：第二回（3）
- 《薄荷双生》：第二回（4）
- 《薄荷双生》：第二回（5）
- 《薄荷双生》：第二回（6）
- 《薄荷双生》：第二回（7）
- 《薄荷双生》：第二回（8）
- 《薄荷双生》：第二回（9）
- 《薄荷双生》：第二回（10）
- 《薄荷双生》：第三回（1）
- 《薄荷双生》：第三回（2）
- 《薄荷双生》：第三回（3）
- 《薄荷双生》：第三回（5）
- 《薄荷双生》：第三回（6）
- 《薄荷双生》：第三回（7）
- 《薄荷双生》：第三回（8）

- 《薄荷双生》：第三回（9）
- 《薄荷双生》：第三回（10）

《薄荷双生》：楔子（1）

楔子

容青可在一个雨天接到了陌生的包裹。

包裹上没有署名。快递员披着雨衣狼狈地站在门口，她递给他一块毛巾擦脸。

她把可能会给她寄包裹的人在脑海中细细地数了一遍，却没什么头绪。包裹里是一沓猫的照片，很厚。照片上是各式各样的猫。

知道她喜欢猫的人并不多。

容青可离开北京时，她的行李箱里只有这些照片。这些年一个人过日子，独身女孩在大城市过得太辛苦。

她不像那些精明世故的女孩子。她不柔软也不谄媚，没有什么手腕，只能在基层打混。不肯向生活和现实妥协的人，就像她，美貌的女下属成了上司，而她只能灰头土脸地选择离开。

她已经二十七岁了，想回小城市去，找份能糊口的工作也就好了。

死党陶林织说："小可，我男朋友的公司缺一个公关经理，你过来吧。"

她也知道这样的职位根本不会缺人，记得以前她们曾互相许诺过——等姐姐发达了，一定带着你奔小康。这些年轻时幼稚的表达友情的方式，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很美，若真是用在成年人的身上，那就尴尬了。

可是容青可不在意这些了，自尊什么的又不能当饭吃，她身体不好，去其他公司连体检一关都过不了，而且又没有什么亲人可投靠，接受一份施舍的工作总比饿肚子强。

她连夜坐火车回到那个生活了二十年的F城，陶林织在火车站接她。陶林织还是如高中时一样率真，一见到她便流下热切的眼泪，并

给了她一个真诚的拥抱，然而她只是感激地笑着。她的住处也是陶林织安排好的，说是公司的福利，她全部笑着接受了。

房子在市中心的梅林公寓，四十平方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房东装修得很是用心。

“我还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房子呢。”

“这样的房子，你工作两年就可以买一套了。”

容青可又笑了，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傍晚的时候，两个人去外面吃饭，顺便采购些生活必需品。大卖场人很多，陶林织去拿牙刷，容青可不熟悉，两人很快便走散了。容青可索性去结了账，提着两袋子东西在出口处抽烟。

这时，她看见一只黑色的猫，很小，瘦骨嶙峋。

《薄荷双生》：楔子（2）

几个孩子在停车场追赶它，它惊慌得东躲西藏。黑猫的狼狈样让容青可仿佛看见了三年前的自己，惊恐、绝望，以及无助。她丢了东西急匆匆地往停车场跑，她跑得太快了，以至于姿势有点滑稽。

“小浑蛋！小浑蛋！住手！”她惊叫着，面容凄厉。

几个小孩被这个怪异的长发女人吓坏了，大叫着跑开，只剩下那只猫警惕地趴在车底，它看着容青可。容青可趴在地上，伸出手，笑容很是温暖：“过来，乖孩子，过来……”

黑猫小心翼翼地靠过来，终于走到她的手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她突然想起几年前那个少年跟她说过的话。

“我一定要找到你丢失的那只猫。”

“你连我的猫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啊！”

“我要把见过的每一只猫都拍下来，总有一只是你的吧？！”

“行啊，小镜有骨气啊，姐姐喜欢！”

“是喜欢我？还是喜欢猫？”

“喜欢猫！”

“你喜欢我！”

“喜欢猫！”

“那好吧，既然你不喜欢我，那么等我哪天快OVER了，我就把照片寄给你，你记得流两滴鳄鱼的眼泪啊！”

“苏镜希，你找死吧，我没说不喜欢你啊！”

容青可站在夜晚的微风中突然感觉头昏目眩，她隐约听见召唤的声音，是来自天堂还是来自地狱，她听不真切，但是声音越来越大，像一根长长的钢针，贯穿了她的脑海。

时光仿佛还停留在四年前的冬天，从来不曾离开。

《薄荷双生》：第一回（1）

第一回

城市的高楼里每一扇窗户里都映出暖暖的光，她甚至不敢幻想有一天，也有这么一盏灯是为了等自己回来。

1

这年的初雪落在腊月初八。隔壁的阿婆在家里熬腊八粥，淡淡的米香从窗户缝里透进来。

容青可裹着毯子缩在床上，租来的房子四面透风像个天然冰室，身体再好也经不起冻，她只能惨兮兮地抱着纸盒子擦鼻涕。她打工的奶茶店没熬过这个冬天，游乐园此时也是淡季，家长不愿意带小孩子出门，于是园长取消了卡通动物合照的节目。这就意味着她没有了经济来源。

这果真是传说中的祸不单行。

她连爬起来烧热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勉强用冰水送服了药，又钻进被窝里一阵冷一阵热地犯迷糊。恍惚中仿佛听见有人敲门，过了许久又听见有人进门。整个人病得太厉害了，眼皮沉得要命，可是清晰地感觉到有人帮自己用热毛巾擦脸，往自己的被子里塞暖水瓶，又给自己喂了热水。

很暖和。她舒服得直叹气。

听着耳朵边忙碌的脚步声，容青可渐渐地睡着了，一睁眼已经是深夜，玻璃上冻出缱绻优雅的冰凌花，客厅里有灯光映进卧室，她走出去，看见好友陶林织裹着毯子坐在沙发上一边咬薯片，一边看韩国新上映的偶像剧。

“你怎么来了？”

“你手机关机找不到人，今天也没去上课，我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来给你收尸的！”

“劳您费心，我还没活够呢。”

“瞧你这副鬼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挺尸呢，快回去躺着，我热腊八粥来给你吃。”

“你熬的？”

“陶大小姐亲自下厨，感动吧！”

容青可笑了笑，环视着整个房间，房子被打扫过了，脏衣服也洗干净挂在衣架上。她与陶林织认识了七年，连她拿个拖把的样子都没见过，了然于心地啐了一口：“少跟姐姐来这套，是叶橘梗来过了吧？”

陶林织听见这个名字就烦，把粥碗往桌子上一摔，气呼呼地说：“要不是看在你病着，我就把她做的东西全都倒进垃圾桶里。我真不知道你这个人脑子里哪根筋不对，她每个星期都往你这里跑一趟，给你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做饭的，装出一副赎罪的模样，看了就让人恶心。我就奇怪了，你看着她心里就不烦？你是从外太空来的吧？你有点人类的正常思维没有？”

《薄荷双生》：第一回（2）

容青可只是笑笑，她没力气跟她争辩，也不想跟她争辩。两年前的那场事故，让她失去了最亲爱的弟弟容青夏，那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男孩子，率真又可爱。真正和他接触过的人，很难有不喜欢他的，就像陶林织。

她与陶林织做了太久的朋友，而容青夏也叫了她六年的小织姐姐，感情越叫越深。容青夏的突然离去，让这生活在阳光下的陶林织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悲伤积累成厚厚的尘埃，似乎将一切的惨痛都掩盖得无影无踪。

只有一个人能让陶林织觉得鲜血淋漓的痛。

那就是容青夏深爱着的那个叫叶橘梗的女孩。她无数次地想过，如果那个晚上容青夏没跟她在一起就好了，或者死的是她就好了。叶橘梗或许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她每次回F城都要来给容青可打扫房子做饭，任劳任怨。

对于她来说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她太自私了，也许照顾容青可的生活会让她良心上得到安宁，可是每次见到她就像是伤疤被重新揭开一次，连呼吸都觉得疼。可是容青可偏偏那么平静，连眼神都波澜不惊。

有时候陶林织会觉得容青可未免太无情了，对于她来说，这种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暧昧态度又算什么呢？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你还病着。”陶林织退了一步，“你吃东西吧，反正不吃白不吃。”

“小织，你别想太多了。”

“嗯。”陶林织又不好意思起来，毕竟对病人又吼又叫，实在是没什么脑子，“你也快点给我好起来，姐姐找了份好工作给你，如果你这周再好不起来我就给别人啦，快到寒假了，这可是份肥差！”

“可别是什么内衣Show Girl、餐厅甜甜小女仆之类的，给我时薪一百块我都不去。”

“你想太多了，是做数学家教老师啦！那家的家长就是要找个师范学院的学生，还要数学好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你了！随时可以去教，听说那小孩挺难搞，叛逆期嘛。”

“知道了，把电话给我，我明天就去。”

“你疯了，你还病着！”

“如果我再不找工作，我估计连生病的机会都没有了，直接饿死。”

“如果你缺钱……”

“我不缺！”容青可打断她，“今天你睡沙发，别想跟我挤！”

2

年轻人的身体就是经得起折腾，前一天还病到起不了身，第二天就活蹦乱跳的。上午去学校上了课，又被学妹拉着去参加了社团活动，下午联系了学生家长去熟悉环境。

公交车开着暖气，温暖得让人昏昏欲睡，前一天的薄雪已经完全融化成了水，风一刀一刀地将水雕刻成冰，马路像一面镜子，所有的物体都小心翼翼地移动。容青可被暖气吹得全身发酸，比约好的时间晚了五分钟到达。

《薄荷双生》：第一回（3）

这是市内很高档的小区，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所以对家教才挑三拣四的，惹人讨厌。按照短信上发来的地址找到学生的家。她按了门铃，一个女人开了门。

有钱人家的太太保养得太好了，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十六岁男生的母亲。容青可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不过想象中的母亲应该会淳朴一些吧。毕竟课本里的母亲都会拿着缝衣针在灯光下补衣服，脸上都是岁月雕刻的沟壑不是吗?

她点头微笑："阿姨你好，我是容青可。"

苏妈妈也笑，把她拉进来："快进来吧，外面多冷啊，先喝点热水吃点东西。"

"嗯，谢谢阿姨。"

"别跟阿姨客气，你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即使以后不做小念的老师也要常走动啊。"

容青可只是笑笑，心里想着这阿姨真有意思，还那么"深谋远虑"，看来那小鬼已经恶劣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了。她便真的不客气了，吃了水果喝了茶，传说中的魔星才慢吞吞地、一脸不情愿地下楼。

从楼上走下来的少年有一双锐利的、狭长的眼睛。

容青可忍不住想起狐狸这种动物。

他叫苏念，资料上写得很清楚。也许是因为他的表现太强势，反而让容青可莫名地安心许多，听着苏妈妈像介绍对象似的说："这就是你的家教容老师，你们好好相处，妈妈做点吃的给你们。"

容青可毕竟也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自从奶奶去世以后，她就开始打工。毕竟她要生活，即使叔叔和婶婶承诺会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寄人篱下的感觉并不好受。有一次撞见他们为了她的事情争吵，双方都尴尬，却也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她可以理解叔叔婶婶的立场，毕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使收入不错，每一分钱还是为儿子攒着的。多了一个人在家里，要吃饭要花钱，总是不小的负担。所以她没有资格怨恨什么。

只有这种从小泡在蜜罐里的孩子，才有任性的资格。

苏念的房间有个很大的阳台，房间里铺着大片的白色土耳其毛毯，书桌很干净，看来他并不是个爱学习的好宝宝。

“我带了一份试卷，先看一下你的程度，然后再根据你的程度制订学习方案。”容青可懒得跟他废话，她来就是教学的，可不是看他脸色的仆人。

“我都会，不用你教！”苏念也不客气。

“行，你把这份试卷做满分，我马上走人。”

苏念的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神色，他跟他妈妈长得很像，连下巴都尖得那么委婉。不过他妈妈可比他善良多了。他拿过试卷迅速地浏览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往下做。容青可拿了本书随意地往摇椅上一躺，屋里的暖气很足，又有抽干机，让容青可觉得自己像是被棉花包围着，舒服到整个人又迷糊起来。

“喂喂……”

《薄荷双生》：第一回（4）

“嗯。”容青可觉得自己不过是迷糊了几分钟，但眼前的人却不悦地踢着自己的脚，手里还拎着试卷。

她不高兴地看着他：“你做完了？”

“要睡回你家睡去！”苏念更不高兴，没见过这么随便的家教老师，一点职业危机意识都没有，这里又不是澡堂，怎么满脸都是老人家泡澡才有的表情。

容青可昏昏沉沉地拿过试卷扫了一眼，苏念的字写得漂亮又整齐，卷面很干净，解题的方式也很简洁直接。她差不多要大笑了，怪不得这种学生没人敢接。

“啊！这里错了。”

“哪里？”苏念紧张起来，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又露出嘲笑的表情，“没错，是‘13’，容老师，你确定你的成绩不是抄出来的？”

“‘13’当然是对的，可是你写的是‘B’呀。”容青可显然是没事找事。

“我写的是‘13’。”

容青可笑了，那表情在苏念的眼里真是奸诈到可恨，她用那副吃过饭剔牙的口气说：“别忘了，小鬼，我是老师。老师批改试卷的时候，看不清楚的，都算是错的。我不会猜答案，你最好记住这一点。”

“你根本就是故意刁难我。”

“是啊，你不是也故意刁难我了？你可以跟你妈说让我走人。成绩好还频繁地请家教再羞辱走，这是富家公子的新游戏吗？”

“我……”苏念毕竟只有十六岁，面对容青可这种成年人的犀利，有时候还难以应付，立刻憋红了脸，“我不是玩游戏，反正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你可别跟我说，我是做家教的，又不是当知心姐姐。”容青可觉得头更昏沉了，浪费了一下午的时间被这小鬼耍了一通，她有点气不

打从一处来。她从书包里掏出感冒药，趁着有热水的时候吃下去，然后收拾书包准备走人。

“你病了？”

“是啊，前一天差点见阎王，今天又被你这小鬼耍，真倒霉！”容青可啐了一口，毫不客气地回头警告他，“以后别出现在姐姐面前，姐姐很记仇的，说不定一生气就撕了你。”

苏念有点慌张，倒不是被吓到了，而是出于一种愧疚。容青可的面上有一抹不自然的红，看起来在发烧。对她做了那么恶劣的事情，看她有气无力地出门，他不自觉地跟着。

苏妈妈在楼下看电视，见她下来便说：“容老师，你先坐着，我去给你盛碗乌鸡汤喝。”

“不用了阿姨，我得走了，还有事。”容青可似笑非笑地说，“苏念很聪明，你不用为他担心。”

“那以后你就多费心吧。”苏妈妈说。

容青可没回答，也不想再多纠缠，点点头推托了她的挽留。走进电梯的时候，她这才觉得整个人像被拆掉重组了一般，难受得要命。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她差点跟一个人撞个满怀。

“对不起。”来人先道歉，接着又“咦”了一声，便站着不动了。她摆了摆手，绕过他，电梯门又关上了，她不自觉地回头看了看电梯去的层数，是她刚才走出来的顶楼。

《薄荷双生》：第一回（5）

3

本来是普通的感冒，因为没及时就医而引起了中耳炎。容青可耳朵痛得要命，受不得一点冷，只能躲在被窝里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个耍人的小鬼出门被鸟粪砸到。她将自己包得像个粽子坚持去上课，还要留意招工信息。

也许是因为她生病的缘故，叶橘梗每天晚上都过来照顾她，因为讨厌看见她，陶林织便不来了。

“今天好一些了没？想吃点什么？我买了很多菜，不过你还是喝点汤比较好。”叶橘梗将声音放低，小心翼翼地、讨好地笑着，半月形的眼睛垂着，长发乖乖地绾在耳后，习惯性地微微缩着身体，像一只待宰的兔子。

“你不用每天来的。”容青可说。

“哦。”她低头绞着手指，以为她不想见到自己，“我……我还是下午来吧，我把东西做好，你热了就可以吃。”

“我不是这个意思。”容青可抱着水瓶，连心都被暖热了似的，“你没必要这么照顾我，我没那么柔弱。如果你是为了小夏而想照顾我，那就免了。如果小夏知道他的宝贝把我当做皇后一样照顾着，估计会考虑把我带走。”

叶橘梗受宠若惊地抿着唇：“没关系，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你不用陪你男朋友吗？”

“他最近有演出，挺忙的。”

“哦，那你不用读书吗？”

“我们学校已经考完试放寒假了啊。”

容青可说不出什么了，叶橘梗看起来很柔弱，有时却比谁都固执。她能明白小夏为什么会那么死心塌地地喜欢她，跟这样的女生在

一起，任何人都会得到幸福的吧。

那么她自己呢?

一直一直这样勉强自己的她，觉得幸福吗?

她一点都不喜欢叶橘梗，甚至还有些恨她，所以对她的感受也懒得去深究。她并不像陶林织那样讨厌看见这张无辜的脸，因为她知道，叶橘梗只要看见自己，就会想起容青夏。即使让她被负罪感和痛苦缠绕着，她也不愿意让叶橘梗忘记容青夏。即使她有了要好的男朋友，有了向往的生活，而她始终要背负着另一个人的爱往前走。

有了叶橘梗的照顾，她的身体很快便好起来。

在学校里看见陶林织，还是一副“你没死呀，我还想着什么时候去烧纸呢”的表情，交到这样的损友真是报应。这几天不间断的考试几乎将人榨成人肉干，陶林织幸灾乐祸地问：“你不会挂科吧？”

“你担心你自己就行了。”容青可想了想说，“看在我大病初愈又生活落魄的份儿上，请我吃饭吧。”

《薄荷双生》：第一回（6）

“没问题，姐姐请你吃食堂。”

“也没指望你请我吃海鲜。”

陶林织嬉笑着，一把搂住容青可的脖子勾肩搭背地往食堂走。刚走到食堂门口就看见一尊门神在那里守着。陶林织眼尖地看见了，惊叫一声：“乖乖，这么无孔不入，当自己是地下党员啊。”

这尊门神不是别人，正是一个月前荣升容青可“前男友”的乔心。他比容青可小一届还在读大三，两人断断续续地交往了一年多。大二时他追容青可时喊的口号是“女大三，抱金砖”。陶林织乐得快疯了，也亏他能想得出来，人家那个“女大三”是大三岁，不是大学三年级好吧？他金砖是没抱上，倒是处处吃瘪。

容青可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情人，温柔体贴小鸟依人与她完全挂不上钩。如果说一开始乔心劈腿是因为寂寞，那么后来便是示威，甚至是肆无忌惮了。容青可习惯性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也总有不想陪他玩的时候。

“乔小心，你在门口乘凉吗？我们不打扰你啦。”陶林织笑嘻嘻地说。

“学姐，我想跟容青可单独谈谈。”乔心挡在前面。

“不行，小可说她没什么好谈的。”陶林织发挥她的损功，将容青可护得死紧，“你也别烦她啦，不是姐姐说你，你毛没长齐就学人家劈什么腿啊，这下倒好，自己在船上凿个洞，你还真是破釜沉舟呢你！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但是你已经避免不了灭顶之灾了，别扑腾了，早死早超生吧。”

“小可，你再给我个机会吧。”乔心还在死搅蛮缠。

“我也想啊。”容青可笑了，“可是我的副驾驶座就一个位置，你走了，别人就坐了。我旁边有人了。”

“是啊，是个比你还年轻漂亮的弟弟，我们家小可最爱正太，你老了。”

趁着乔心在原地呈雷击状，陶林织迅速拽着容青可开溜。这下食堂也不去了，吃饭地方换成了学校外面的自助火锅店。容青可撇了撇嘴说：“陶林织，你也太过了啊，什么最爱正太，还让我做人吗？”

“你家教的那个孩子听说长得不错啊。”

“那才十六岁啊，我可没兴趣摧残祖国的花朵。不过你也别提了，提起他我就一肚子火。”

“有那么难搞？”

“长得挺乖，其实是个顽劣分子。”容青可不想多提闹心的事情，“算了，不说了，还是给游乐园打电话问问春节期间有没有工作可以做吧。”

对于容青可不想多说的事情，陶林织也不敢再提。如果仔细追究起来，烦心的事情就太多了，倒不如活在当下随遇而安来得实在。两个人吃过午饭，容青可便被陶林织拽着去商业街看什么Cosplay秀，因为有她喜欢的动漫人物，那个Cosplay社团本身也很有名，她嘟囔了很久。

《薄荷双生》：第一回（7）

容青可平时不看动漫，热衷于搜罗恐怖片，她唯一的收藏就是很齐全的国内外正版恐怖片的DVD。

商业街最繁华的第七个街口，有家咖啡厅叫“第七个街角”，倒也好找。她与陶林织走到的时候，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服务生很客气地说：“不好意思，今天人太多，没位子了，如果是来看秀的，可以坐在休闲区，不过秀开始的时候，不可以走到台前，因为会挡到其他人。”

陶林织失望得脸都皱起来了，如果坐那么远，连脸都看不清楚，还有什么意思？容青可搂着她的肩膀说：“算啦，下次我们提早来吧。”

“下次又要等两个星期，而且我喜欢的那个Coser‘大蛇丸’也不一定会来。”

容青可看见好友垮下去的脸，也有点不好受，心想着如果不是自己慢吞吞的，说不定就不会出现这种事。难得有这种自责的心情，她想着要不要干脆厚着脸皮去请求拼桌，却听见有人犹豫地叫着她的名字：“容……容青可！”

4

陶林织听见这个声音就竖起全身的毛，像过敏反应似的，马上变脸。她几乎是反射性地搂住容青可的脖子，对着声音的主人横眉怒目。

容青可一点儿也不意外在这里遇见叶橘梗，毕竟这家咖啡厅的老板是叶橘梗的好朋友，也是她朋友妹妹的男朋友，还是自己死对头的好朋友。

也许是城市并不是很大，学校也就那么几所学校，关系就像蜘蛛网一样盘根错节。若能仔细追究，说不定全市的人都会沾亲带故的。

“嗯。”容青可冲她点点头，“你也来看秀吗？”

“我是陪朋友来看的。”叶橘梗紧张得直搓手，“今天生意太好了，我去跟纯渊说一声，你们跟我们拼桌好不好？”

“不用麻烦了，我们不看了！”陶林织扯住容青可，“我们走吧，这里昏天暗地的，是个不祥之地。”

“喂，你不是唠叨了好久要看活的‘大蛇丸’吗？”容青可压低声音，“别闹脾气了，看不到你回去不郁闷死？！”

“我看见她直接就郁闷死了！”陶林织冷笑一声。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正好传进叶橘梗的耳朵里。叶橘梗的耳朵都红了，低下头使劲地搓着手。这个情景很像是两个恶姐姐在欺负倒霉的灰姑娘，出场的并不是灰姑娘的王子，但他的声音里仍有着掩饰不住的愤怒。

“橘梗，你在这边磨蹭什么呢？我跟你说过没有，别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小镜。”叶橘梗回头笑了，“你去跟纯渊说一声，我们的聚会能不能转移到包厢里面去，反正我们看不看秀也无所谓。”

“我说不用了！”陶林织瞪着眼，“你当菩萨当上瘾了是吧？要不要我回去买个香案把你供起来？”

“喂，黄毛女，你说话客气点！”苏镜希像个护犊子的小刺猬，把叶橘梗护在身后，“你别觉得她好脾气就欺负她！”

《薄荷双生》：第一回（8）

“你在这里蹦跶什么？人家男朋友都在那边没说什么，真是皇帝不急，急死你这个小太监！”陶林织毫不相让。

“要你管，看你单眼皮薄嘴唇，一副尖酸刻薄相，长着晦气的克夫脸。如果哪个男人被你看上了，那真是祖上没积德，活该这辈子倒霉被鬼催！”

两个人一言一语毫不相让。容青可反而觉得这么护着叶橘梗的苏镜希也蛮可爱的。容青可对记人的长相这种事情，很不擅长，可是苏镜希的脸她却记住了。她以前和苏镜希见过一次，也是远远对视了一眼，谈不上认识。如今他似乎长高了一些，大约不到一米八的个子，身材比例很好，生了两条让人忌妒的长腿。他正处在蜕变期，上次见到他时他还双颊丰满，如今双颊却变得平滑流畅，像是有巧匠细细打磨过，连略圆的眼睛也变得狭长起来。唯一没变的是蝴蝶翅膀似的睫毛不停纷飞着，让她觉得特别有意思。

她想了想，决定逃离这个战场，干脆扯着低头一言不发的叶橘梗往那个不显眼的角落走去。圆形的沙发上坐着黑发的男子，反光的镜片让他有种不可侵犯的距离感。叶橘梗没有坐到他身边去，或许是因为容青可在，所以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那个灵魂就越发清晰起来。

安阳纯渊冲她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伸手将乖兔子一样的女孩拉过去，紧挨着坐。叶橘梗只是埋低了头，看也不敢看容青可一眼。

容青可并不怕尴尬，安阳纯渊也不怕，都是脸皮厚的人。叶橘梗坐立难安了半晌，这时苏镜希和陶林织已经吵得差不多了，陶林织走过来拼命地灌着茶水，也不说要走了，只是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第七个街角”在两年前改成了以动漫为主题的咖啡厅，所以来的大多是年轻人。还未上场气氛就已经高涨起来。陶林织也忘记了刚才不愉快的事情，兴味盎然地评论着演艺台上出现的几个Coser。容青可

也不是很懂，只是觉得台上表演Cosplay秀的人服装怪异，妆容夸张。她看了一会儿便索然无味，于是起身去厕所。

出来时又看见一尊门神，有着誓死保卫女厕所的架势，进去一个炸一个，进去两个炸一双。

“容青可，我有话跟你说。”苏镜希别扭地皱着眉。

“如果是因为叶橘梗，我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你说。我没有强迫她去我家做保姆，我的朋友讨厌她我也管不着，与其说服我，你倒不如拿条链子把她锁起来比较容易。”

容青可看着苏镜希恍然的模样就觉得可爱，忍不住又去踩他的猫尾巴：“或者干脆你来照顾我，反正看着你比看着她舒服多啦！”

“容青可，你别再欺负她了，她又没对不起你！”

“她是不是对得起我，这要看她自己怎么想。”容青可笑了笑，没有丝毫的善意，“你如果有安阳纯渊的一半聪明和手段，现在你就不会在这里为别人的女朋友跳脚，真是个单纯的男生啊。你不会连恋爱都没谈过吧？”

没等苏镜希猫一样晶莹的眼睛愤怒起来，她已经吹干手走回大厅里。Cosplay秀的精华部分才刚刚开始，斜坐在宝座上的男子穿着白色的丝质长袍，腰间系了一根天蓝色的缎带。连容青可这种对容貌没感觉的人都发出“男人长成这个样子让女人怎么活”的感叹。

《薄荷双生》：第一回（9）

“这个就是‘大蛇丸’？”容青可问。

“这个人这么闷骚，又这么娘，是社团的社长夜风，怎么可能是‘大蛇丸’，我们‘大蛇丸’很MAN的好不好！”

“花痴！”

“总比你这种冰山美人强吧。”陶林织话锋一转，“我说错了，是冰山，你还称不上美人！”

容青可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不错，虽然不像陶林织那么白皙，却也细嫩柔软有弹性。租来的房子里连一面镜子都没有，她并不觉得镜子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也没有去买。晚上回家时在公交车上，她打量着玻璃上的人影，好像是一张平凡无奇的脸，倒也不难看，只是眼睛很大，睁大些就显得无辜又白痴，眯着就显得狡猾又锋利。

她忍不住笑了，真是一双会说话的、抢戏的大眼睛啊！

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

5

寒假期间的游乐园又重新开放了让游客与卡通人物合影的节目。这份工作在冬天算是个美差，夏天就难熬了，每隔半个小时就要脱下外套休息，以免中暑。游乐园每周结账一次，钱虽然不多，可是来得也快。

容青可套着厚厚的白熊服装摆着幼稚的姿势和游客拍照时，接到了苏妈妈打来的电话。内容是约好每晚八点到十点为苏念补习数学和英文，价钱就按照原来谈好的。末了，苏妈妈激动地说：“小念好像很服你，我们家小念就拜托你了。”

这感觉就像丈母娘托付女儿似的。

有工作找上门她自然高兴得紧，只是不知道那魔星到底搞什么鬼，花钱每天让她去坐摇椅晒月亮吗？她倒是不怕他耍什么花招，最

恶劣的挑衅她已经接受了，毕竟她容青可也比他多吃了六年白饭，倒是没什么好怕的。

下午游乐园收了工，容青可回家去换衣服，又联系好了同做家教的同学暂时借用教材。南方的冬天真的太冷了，夜色里蕴藏着沉甸甸的水汽，一点点地冻到皮肤上。城市的高楼里每一扇窗户里都映出暖暖的光，她甚至不敢幻想有一天，也有这么一盏灯是为了等自己回来。

她也有认真想过未来的样子。

大学毕业以后找份安稳的工作，有公积金和养老保险的那种。她懒得换地方，就在这座城市里买所房子，然后再养一只猫。关于男人什么的，也不是没想过。原本身边有个乔心，偶尔会用劈腿来证明自己的魅力，却是真的喜欢她的。而这种低劣的喜欢却是她根本不想要的，容青可宁愿在床上抱紧暖被，也不要抱着一个有着劣质香水味的身体。

所以只能每天走进家自己开门，没有人等她回来。

她也不奢望，毕竟生命里的遗憾太多了，期待若太多，失望也会跟着变多。

《薄荷双生》：第一回（10）

容青可回到家打开门，满眼的灯光让她有点恍惚。很快，她便反应过来，应该是陶林织来了。叶橘梗才不会留在家里等她回来，那可是个任劳任怨做完家务就默默消失的田螺姑娘啊。

容青可隐约地闻到有点焦糊味，头都大了，忙往厨房冲："陶林织你不会叫外卖吗，烧了厨房我可没钱赔，你想逼我去当人家的二奶啊！"

厨房里的人吓了一跳，一个苹果掉在地上，滚了两下在她脚边停下来。那是一双令人印象深刻的猫科动物的眼睛，黝黑湿润，带着点闹别扭的窘迫。

"喂，怎么是你啊？"容青可捡起苹果在衣服上蹭两下，咬在嘴里，"叶橘梗跑哪里去了？"

"我来代替她。"苏镜希的口气有点慷慨就义的味道，"以后我来代替她，所以你不要为难她了，即使她来了，你也要把她赶走！"

"啊？"容青可茫然地看着他，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是说，我替橘梗赎罪，有什么怨气你冲着我来好了。打也行，骂也行，我绝对不还嘴。"

眼前这个大男孩太纯真正直了，那双眼睛让容青可有点不敢去看。即使说的是卑微话，口气还是那么恶劣。但在容青可看来，这种不加掩饰的恶劣也是那么可爱。毕竟，同样坦然率真的眼神，她也只见过一个人拥有，而那个她最爱的弟弟已经不见了。

"你以后别欺负她了，也别再为难她了，她已经够痛苦了。"苏镜希继续自顾自地说着，但那内容却渐渐地有点伤人了，容青可的眉毛越皱越紧。她没欺负过她，更谈不上为难，那么她的痛苦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让她觉得这个顺眼的男孩也令人讨厌得要命。

"还是那句话，你找条链子把她锁起来比较快！"

“我代替她，我说到做到！”

“随便你。”

她懒得争辩，回卧室换了棉外套，出门时苏镜希问她：“这么晚你去哪里啊？”

容青可懒懒地笑着，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他：“我去卖身，不行吗？！”

她做什么他当然管不着，走出门她才觉得疲惫，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总睡不醒似的。她记不清楚路，好半天才找到苏家。

苏妈妈好汤好水地招待着，倒让冷淡惯了的容青可有点受宠若惊。苏念的书桌还是那么干净，世上就是有这样的孩子，天生聪明伶俐，长得也好，就是性格令人讨厌。光那双狭长的狐狸眼盯着人看，就让人觉得讨厌。除了讨厌，她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你把这节的课外辅导书上的题目做完。”她觉得讨厌，况且又是个小自己六岁的小鬼，自然连客气礼貌的样子都不必装出来，连对他的冷淡都是赤裸裸的。

“老师，你是不是该先讲几个例题呢？”他的表情也不太友善。

《薄荷双生》：第一回（11）

“如果你连例题都看不懂，这种程度的学生我也不想教了。”

“你没个老师的样子！”

“在要求别人之前，首先要看自己有没有学生的样子吧！”

苏念突然不说话了，容青可舒服地躺到摇椅上，像个老人家一样前后摇晃着，舒坦极了。已经有未老先衰的趋势了，尤其在这么年轻的孩子面前。苏念盯着她的脸看了半晌，让容青可意外的是，他居然听话地翻开辅导书认真地做起题目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又开始犯迷糊，墙上的老式挂钟突然响起来，回声冗长又沉重。

容青可被吓了一跳，睁开眼睛，苏念正坐在书桌旁盘着腿看着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很茫然的样子。

“你跟我哥真像。”他突然说。

“啊？”

“我哥跟你一样，无论我做什么，他都当做没看见。”十六岁的魔星苏念却说出了让人心酸的话，“我宁愿他讨厌我，也不愿意他对我视而不见，毕竟被讨厌也是一种情感啊！”

这话怎么那么耳熟呢，容青可想不出在哪里听过。不过她不是知心姐姐，这种事她一点也不想知道。

她本想告诉他，自己是讨厌他的，但鉴于这也不是什么让他觉得高兴的好消息，也就选择闭口不言。楼下的门铃响起来打破了某种程度上的尴尬，接着便听见苏妈妈软软的声音：“小镜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快点去洗手，阿姨盛汤给你喝。”

容青可走出来站在二楼门口，苏镜希感受到视线抬起头。

两个人都愣住了。

《薄荷双生》：第二回（1）

第二回

第一次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苏镜希从来不知道女生的房间可以乱成这样。他强硬地跟橘梗要了容青可家的钥匙，并凶巴巴地警告她，以后不要靠近那个小区周围一百米内的地方。叶橘梗觉得这种家事让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男生做，确实太委屈他了。

可是苏镜希坚持起来，让她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只能不停地打电话跟他商量，希望他快点松口。

不过为讨厌的人整理房间当然会觉得委屈，尤其是容青可习惯性地将衣服一路从客厅丢到卧室，吃过泡面的碗就放在水池里，沙发的缝隙里满是瓜子壳。想着笨兔子橘梗每次来这里都要做那么多事情，他便觉得那个恶姐姐更加面目可憎了。

在厨房里认命地洗碗时，老旧的防盗门发出痛苦的呻吟声，门口有人大力地摔上门便开始喊："容青可，你奶奶的，你可害死我了，你家乔心用演唱会门票贿赂我！对不起！美男在前我把持不住啊！要杀要剐等我看完演唱会就随你处置！"

苏镜希站在厨房门口打断她夸张的表演："黄毛女，她没在家。"

陶林织吓了一跳："你在这里做什么？！"

"做家务。"苏镜希闷声闷气地说，"过一会儿就走。"

陶林织的下巴简直要掉到地上，那天在咖啡厅气昏了头，完全没发觉跟她吵架的男孩这么眉清目秀，还是个勤劳的田螺先生。她全身发寒地指着阳台上的两件内衣，不可置信地问："这是你洗的？"

不问还好，苏镜希一想到自己一个大男人竟然给讨厌的女人洗内衣，就羞愤得想撞墙，顿时憋得脸通红，嘴上却不饶人："是啊，你放心，那是手洗的，绝对不会变形的！"

陶林织傻了半天才哆哆嗦嗦地说："你干吗帮我洗内衣啊？！"

这下轮到苏镜希傻在那里。

容青可回到家进门就看见两张番茄脸，一向脸皮厚的陶林织竟然老老实实地坐在沙发上和苏镜希大眼瞪小眼。她的到来打破了某种可怕的气场，田螺先生苏镜希立刻解了围裙往沙发上一扔，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我怎么闻到了火药味？你连叶橘梗的朋友都容不下吗？"

陶林织指着阳台，觉得没脸见人："我一世清白被那小子毁了，我有脸见人吗我？"

"哦，我让你把衣服收好不要乱丢的。"她幸灾乐祸地笑了。

"我又不是第一天这样了。"

"我的房子也不是第一天有人来打扫啊。"

《薄荷双生》：第二回（2）

“我怎么知道你的田螺姑娘变成田螺先生了！”陶林织突然紧张起来，“快说，你们俩有奸情没有？我可是收了乔心的贿赂，答应周末你会陪他一起吃饭的啊。”

这种事情容青可是应该生气的，尤其是陶林织做这种吃里爬外的事情也不止一次了。但是对陶林织这种没脑子的人，责备再多似乎也是浪费口水。即使不生气，她也是有些不高兴，皱眉问：“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像拉皮条的？”

“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陶林织的誓言就像上帝的恩赐，听说过，没见过。容青可不自觉地冷笑一下，说不定哪天她就把自己卖了。

第二天去苏家做家教，苏念很乖地在家里等着，一直垂着眼睛，敛去了某种锋利。容青可带去的试题他全部做完了，除了有一道题的解法稍微复杂了一些，卷面的干净程度和精致程度近乎完美。

“很好。”容青可看看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的工作才结束，你自习吧，不懂的问我。”

苏念“嗯”了一声，伏在桌子上半晌，在她快睡着的时候，他突然问：“你跟我哥是什么关系？”

“没关系。”

“我都知道了，他去给你打扫房子，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

“他不是对我好，他是心疼别人。唉，你还小，说了你也不明白。”容青可觉得身为家教不应该引导学生有早恋的想法，他们最好“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嘛。

苏念咬牙切齿了半天，便肆无忌惮地盯着她发愣。容青可也不管那视线是多么赤裸裸，只是觉得有趣。不过才十六岁的少年，心灵的窗户哪来的那么多不甘心的恨意呢，如果他温顺一点儿应该也是很可爱的。

容青可的工作结束是晚上十点。她走到电梯口，有个人先她一步按了一楼的键。她回过头，苏镜希穿着棕色毛领的棉外套站在她身后。很少有男生给人这种亭亭玉立的感觉，即使苏镜希不是什么顶级美男，但是白皙干净，也很养眼。

“我送你回去。”他说。

“算了吧，你遇见公交车色狼的几率比我大多了。”

苏镜希没有说话，出了电梯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容青可感觉到他有心事，也就等着他先开口。她在公交车的投币口塞了两枚硬币，苏镜希低声说了句“谢谢”，在容青可的身边坐下来。

“你怎么会来给苏念做家教的？”

“同学介绍的。”

“其实他的功课很好的，根本就不需要家教。”

“我知道啊，你弟弟特别聪明，可是有钱赚，我为什么不赚？你不觉得你妈妈看见我就跟看见菩萨似的？”

《薄荷双生》：第二回（3）

“她不是我妈妈，苏念也不是我弟弟。我爸跟那个女人结婚也没经过我同意。对我爸来说，那个苏念更像他的儿子。说什么连姓氏都改了，就是我们苏家的人了。”苏镜希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声音止不住地颤抖，“苏念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他想把我拥有的东西都抢走……”

几年前爸爸通知他要再婚的时候，他觉得心脏很疼。是的，也仅仅是“通知”他，就像印好请帖宴请那些亲朋好友一样。妈妈死得早，爸爸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拼搏事业上，甚至有几年时间把他寄养在姑姑家。爸爸会再婚他也不是没想过，只是没想到这么突然。

他从不期待什么美好的亲情与友情。他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哪里也不去。心理医生说他患上了自闭症，他也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甚至觉得一个人的世界也是很完整的，绝对不会有人破坏。

后来爸爸就把他送到好友的家里，因为有两个同龄的孩子，也就是安阳纯渊和安阳春绯。这两个人成为他这一生的最挚爱的两个朋友，甚至说是亲人。他们陪他参加了爸爸的婚礼。那个风韵犹存的女人挽着爸爸的手臂，他们笑得那么开心。

他清楚地记得那天是圣诞节，没有下雪。爸爸拉着一个眼神犀利的孩子对他说：“小镜，小念以后就是你弟弟了，你小时候不是一直很想要个弟弟吗？”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他为什么不记得了？苏镜希对这种强加给自己的记忆觉得反感。那时候的苏念还只有一米六，笑起来脸上有两个酒窝，有些羞涩地叫了声“哥哥”，爸爸在一旁激动得差点掉了眼泪。

“那孩子说不定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而已。”容青可想了想说，“你应该对别人多一点期待比较好吧。”

“也许你觉得我说这些话是故意诋毁他，但你听我一句，离他远一点儿没坏处。”

看着身边孩子气般的男生这么焦急，容青可本来想再多提醒他两句。但是别人家的事情，她一向不爱多管，“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这种只有知心姐姐才会说的话，她并不愿意多说，她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容青可想了想，终于还是没有再说什么了。

3

周末按照陶林织的安排去跟乔心吃饭。这顿求和饭选在一家不错的西餐厅，在包厢里还点了蜡烛。她节省惯了，每天都想着下个季度的房租和生活费要怎么办，自然没机会来这种奢侈的地方。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她，即使觉得一相情愿的男人太过任性，容青可倒也没给他难堪。

乔心觉得“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吃完饭就欢天喜地地送她回家。女生就是这样，说两句好话哄两句，就雨过天晴。尤其是容青可，虽然表达爱情的方式冷淡了一些，但终究也是舍不得他的。

这么一想乔心便高兴得飘飘然了，快走进楼梯口时，顺便将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容青可皱了皱眉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拿下去啊，这是干什么？”

《薄荷双生》：第二回（4）

“小可，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他的表情倒是像被无情抛弃的那一个。

“没啊，我原谅你。”她从来就没怪过他。

乔心紧张的表情立刻松懈下来，带了点儿了然的笑意。乔心太聪明了，心智也比同龄人成熟。可是他毕竟太年轻了，再怎么掩饰，那些细微的表情还是没能逃过容青可的眼睛。两个都喜欢玩心思的人，在一起实在是太累了，倒不如做朋友。

“你以后还是叫我学姐吧。”容青可笑了笑，“别犯傻了，我又没什么好的，而且我马上就毕业了，你以后不是要回你家那边发展的吗？我们做朋友吧，这样太没意思了。”

乔心深深地看着她，突然问：“你是喜欢上其他人了吗？”

容青可没回答，只是看着他。

“你说谎，你明明喜欢我的！”乔心突然将她压在楼梯口的墙壁上，劈头盖脸地亲下去。容青可没有防备，这种强硬的态度让人抓狂，她正想要推开他。可是，从楼梯上扑下来个恶狠狠的身影，一个拳头挥过去：“浑蛋，你做什么！”

苏镜希气得眼睛水汪汪的，双颊通红，好像被强吻的是他一样。容青可有点吃惊。乔心在地上坐了几秒，像是忽然明白过来什么似的，恼羞成怒地冲苏镜希扑过来。只看苏镜希的那毫无杀伤力的一拳，就知道他平时是个乖宝宝，偷袭成功已经是侥幸了，跟乔心这种高中时就喜欢惹是生非的人打起来肯定吃亏。

她连想也没想，直接抱住苏镜希的腰，乔心使了蛮劲拳头失了准头，落在她的脸颊上。

妈的，真疼！容青可觉得半边脸麻木到都不是自己的了，耳朵里钻进了吵人的蜜蜂似的，连舌头都火辣辣的，满口的腥甜味。

苏镜希已经吓坏了，连乔心都倒退了几步，惊慌不已的样子。

“刚才他打你的那一拳，你已经打回来了，所以他不欠你的了。”容青可吐了口血唾沫，“你有什么气冲着我来，别拿人撒气！”

“你……你就这么护着他！”乔心想着说的是，你从来没这么护过我。

“行了，是个男人就干脆点，死缠烂打的你不烦吗？”容青可的口气已经接近嫌弃，可是搂着苏镜希腰的手却没松下来，这个姿势在前男友乔心看来，是一种示威和承诺，让他觉得刺眼又难过。他们交往一年多，她从来没主动跟他牵过手，也从不曾主动给他打过电话。

他总觉得她就是这么不外露又冷清的人，连同他劈腿，她也从来没说过什么狠话。可为了护着这个男孩，她就像被戳到软肋似的。原来她也可以这么生气这么激动的，只是不是对他。

容青可看着乔心愣愣的，觉得真是头痛，本来好合好散多好，非要这么撕破脸，索性拉着苏镜希就往楼上走。

“容青可，你还是喜欢我的吧？”乔心难过到不行。

容青可没有停下脚步，有点无情地说：“乔心，我从来没说过喜欢你。”

《薄荷双生》：第二回（5）

可是我喜欢你。乔心说不出话来。即使劈腿也好，和那些女生玩玩闹闹也好，他却是真的喜欢容青可，即使这种喜欢在她的眼中确实很廉价。可是她却连喜欢都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比劈腿的人更残酷更恶劣一些呢?

在感情的世界里对和错都是分不清的，谁先上爱谁谁就输了。

容青可对着窗玻璃看见自己的右脸肿得像馒头，不禁有点后悔自己的莽撞。她走回客厅，苏镜希已经从外面的药店买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药。也许是因为走得太快，在这么冷的冬天里他的额头上还冒了密集的汗珠子。

“我帮你上点药吧。”苏镜希手忙脚乱的，“到底伤在了哪里？”

容青可有气无力地伸出舌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她口中的伤口。苏镜希觉得头皮都麻了，勉强镇定下来用棉签沾了云南白药帮她一点一点地涂。他涂得太认真了，紧张得手都在抖，睫毛颤巍巍地耸在容青可眼前。

“苏镜希，你别是吓傻了吧？”

“哎呀，你别说话啊，药都被吃进去了！”他捏住她的脸，紧张地叫着，“吐出来，吐出来！”

“云南白药吃了是不会死人的啦！”容青可觉得好笑极了，被他捏得骨头都快碎了，没轻没重的，但她却一点也不生气。

“那会拉肚子吧？”苏镜希没常识到离谱。容青可没跟他争辩，将药吐到垃圾桶里，他才松了一口气似的。

过了几分钟他又婆婆妈妈地帮她上了次药，支支吾吾地说：“你干吗要替我挡这一拳，人生气的时候没轻没重的，也收不住手。”

容青可笑嘻嘻地说：“打坏了小镜我会心疼的嘛。”

灯光下苏镜希的脸泛着不自然的红色，也不敢看她。

晚上是不能再去给苏念上课了，她让苏镜希回家帮她请假。

苏镜希答应得很不情愿，在门口慢腾腾地换好鞋子，憋了一晚上的话才说出来：“虽然我看起来有点不太可靠的样子，可是我毕竟是个男人，身体好得很，被打几下也不会打坏的。今天……谢谢你……”

这句话太过普通了，但从苏镜希的嘴巴里说出来，却格外温情。容青可觉得有热气透过水杯钻进她的手心里，连心里都暖到不行。第一次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等苏镜希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里，四周安静得只能听见电视里综艺节目主持人发出的夸张的笑声，她才摸了摸自己的脸，有点儿烫。她突然想看看自己的表情，下次去超市还是买面镜子回来吧。

4

几天前还看着碍眼的人，两天不见就像吃不饱穿不暖似的，连做事时偷懒时脑子都不闲着地想他。容青可觉得自己的心理素质太差了，这么平凡无奇的关心就让她乱了阵脚。

陶林织连着两个星期天天买酸奶给她喝，见她每天的表情都是阴郁的，更加小心翼翼地把她当娘娘供着。毕竟是她惹的祸让两个人见面的，于是她去找乔心报了一拳之仇，顺便又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下两边是彻底决裂了，连个回转的余地都没有了。

《薄荷双生》：第二回（6）

也许是因为冬天太冷了，把人的脑子都冻成了冰西瓜，所以才什么都想不清楚。容青可也想不清楚苏念为什么没炒自己鱿鱼，从苏妈妈那里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觉得心虚。她心安理得地将钱收到钱包里，喜滋滋地眯着眼睛说："谢谢阿姨，小念很聪明，能教这种学生我不拿钱都乐意。"

容青可觉得自己的马屁再拍下去，苏妈妈脸上的皱纹用一吨燕窝面膜都抹不平了。

唉，人在金钱的诱惑下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请尽情地诱惑我，毁灭我，用钱砸死我，千万别客气！

钱放在口袋里，觉得心里的每一个角落都那么充实，嘴角自然也是上扬的。当她进入苏念的房间，门就被用力地关上了，那小鬼也笑得很诡异。

"老师，我妈给的不少吧？"

"干吗，现在才后悔啊，等我走了，你就去跟你妈说，我这一个月是躺在你们家铺着土耳其毛毯的摇椅上睡过来的。"

"我不会说的。"苏念笑了，"老师，你不是在游乐园做事吗，周末我去游乐园玩，你负责陪我，吃的喝的你全管就行了。"

"死小鬼，敲诈我！"容青可即使很不情愿和这魔星沾上什么关系，但是不答应他自己不知道又会被他缠到什么时候，只好点头答应。虽然这份钱赚得容易，可是又必要这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

苏镜希知道这件事情后显得很紧张，眉头皱了好几天，周六晚上跑到容青可家里，还抱了床被子在沙发上占山为王。容青可不知道他发什么神经，见他那么坚持也懒得劝阻他。她有起夜的习惯，半夜里在灯下看见苏镜希的睡脸，月光从窗外洒进来，将他笼罩在银纱帐里似的。

那是一张干净的面容，她忍不住蹲下身，给他掖了掖被角。

苏镜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问：“怎么了？”样子像极了猫。客厅里没空调，容青可摸了摸他的脸确定他没冻坏，才轻声说：“没什么，你睡吧，我拿个暖水袋给你。”

苏镜希迷糊地应了一声又闭上眼睛，等着暖水袋塞进怀里，他就心安理得地抱住，睡得又香又甜。

次日去游乐园，容青可照例要穿上笨重的白熊服装跟游客合影。因为苏镜希去了，所以她便把他推进换衣间。

“这种头套会闷死人的！”他皱着眉。

“你的意思是说，姐姐我现在是在诈尸吗？”容青可不由分说地把他推进去，“快去换，反正你也不想见到小念。”

“他没你想象的那么单纯，你别不相信我啊！”苏镜希有点生气，“你以为我爱管你的闲事吗？若不是……若不是……”

“什么？”

“如果你受到伤害，橘梗那傻子会伤心难过的。而且苏念是为了针对我，所以我有责任。”

《薄荷双生》：第二回（7）

容青可觉得有点受打击，原本温暖的心像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似的，全凉下来。原本有点不清醒的脑子和不实际的想法都被冷却下来。她点点头，还是似真似假地笑着："那你可要保护好我呀。"

不知道为什么，苏镜希觉得容青可一下子离他很远了。其实他跟她真正的相处也只有一个多月，他每隔两天来看她一次，怨声载道地做着田螺先生。他从来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每次他打扫房间时她都泰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吃瓜子，他扫地时她也只是抬抬脚，甚至连句"谢谢"都没有。

没见过她做什么家务，指使人的时候，倒真的有大小姐的架势。

对她的印象是，自私、无情，她似乎从来不说什么真话，笑起来没正经的样子也惹人讨厌。那天下楼去扔垃圾，遇见她被那个人欺负，他一头脑发热地就冲上去了。当时想的是，即使她再讨厌，也是个女生，这样粗暴对待女生的人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可是容青可为她挡了一拳，因为离得太近了，她竭力地护着他，眼神里有他从来没见过的愤怒和认真。

大概是没见过她认真的样子，他看见她肿起的脸，只觉得心里火烧火燎似的难受极了。似乎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变质了，她看他的眼神如同融化的冰，让他觉得很高兴。

可是为什么突然又觉得她走远了，他想不明白，也许是错觉。可是这种错觉却让他有些焦躁。

5

"白熊"的活动范围有限，又被人缠着，容青可带着苏念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她笑眯眯地说："苏念，帮我跟熊拍个照吧。"

"每天都在这里看这些东西，你不觉得恶心啊！"苏念拿起相机。

"那算了。"容青可夺过相机，笑得有点不太善良，"那你跟白熊合照吧，别说，你们还真的像亲兄弟啊，长得这么像。"

“你跟这头熊还有夫妻相呢！”苏念不客气地反击。穿着白熊服装的苏镜希气得快要爆炸了，即使隔着厚厚的外套和苏念挨着仍然觉得全身难受。容青可拍了照，抱着白熊的大脑袋说：“乖啊，姐姐去跟小男生去约会了。”说完，就被苏念扯着去坐云霄飞车。

在上面系安全带的时候，有两个女生大哭着跑下去了。容青可心脏强健，对这种有惊无险的游戏没太大的感觉。倒是苏念紧张地抓住她的手，九十度俯冲的时候，他力气大得要将她的手骨捏碎。

云霄飞车停下来的时候，有些人腿软得站不起来，或者跑到一边大吐特吐。容青可就变态得多，被苏念面色惨白地盯着。

“干吗啊？”

“老师，你真的太特别了！”

“谢谢啊。”她心花怒放道，“你等着，我买冰激凌去。”

“我要哈密瓜口味的。”

《薄荷双生》：第二回（8）

虽然每天都来游乐园，但是工作和游玩的心情是不同的。小时候有个愿望是能够天天来游乐园，如今愿望倒是实现了，每天被游客摆弄着拍照，站一天累得腿都是打战的，听见“游乐园’三个字就想吐，连看见拿照相机的人，都忍不住伸出剪刀手，嘴里还配音喊着茄子。

她与苏念每次经过卡通城堡时都能看见苏镜希被游客无情地摆弄着。她有点儿心酸，又有点儿自虐似的高兴，索性就不管了。与苏念玩得太尽兴，中午出去请他吃饭时也没来得及通知苏镜希，想着他下班会自己回去。

苏念真是个缠人的魔星，下午又拉着她去逛小吃街，钱也花了，东西也吃了，金主脸上的笑容也跟开了朵玫瑰花般灿烂。大概是玩得太开心了，一时忘记了两个人并不是什么友好互爱的关系。

“老师，我能去你家玩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我们班上的老师都会把喜欢的学生带到家里吃饭的。嗯，家里乱点也没什么，我不在意。”

她家里有个田螺先生，乱倒是不至于，只是潜意识里的确不想跟这种小鬼扯上什么关系。其实苏念也称得上好相处，看似冷淡，却和她有着相同的本质。她唯一不喜欢苏念的地方就是他的眼睛，微微上扬的眼角，狭长秀丽，再好看也显得太锋利了。

这种侵略性的眼神让她觉得苏念就是一只还没长大的狐狸崽子。若再过几年，他绝对会是个更难缠的家伙。

而苏镜希就不一样了，即使嘴上说不出一句好话，不会讨好人，别扭得不招人待见，像一只猫，爪子锋利，还会咬人。只是养熟了的宠物就会软绵绵地躺在你怀里，露出美丽又柔软的毛皮，讨好地舔着你的手指。

她嘻嘻笑着，拍了拍苏念的头，像哄小狗似的轻声细语：“行啦，你就让我消停会儿吧，姐姐今天都累死了。”

苏念紧闭着嘴巴，许久才点点头。容青可把他送到公交站台，上公交车的时候，他忽然回头说：“我哥可以住在你家里，为什么我连去玩一会儿都不行呢？我就知道，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说完扭头上了车，车缓缓地开远，留下一头黑线的容青可在原地大骂自己出力不讨好。

现在的家教和十年前不同，别以为进入了师范学院那就是祖国未来的园丁了，那也要看祖国未来的花朵买不买账。像苏念这种花朵中的食人花，食人花中的大BOSS，她还是应付不来，还是早点换份工作为好。

这么打定主意她也就不心烦了，这对苏镜希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想起苏镜希，她又忍不住头疼了，把他一个人丢在游乐园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走了，她真怕他突然变身成猫妖用爪子挠她。

楼道里暗暗的，容青可一边掏钥匙一边往楼上走。

刚走到顶楼，就看见苏镜希垂头丧气地坐在门口。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脸上都是复杂的慌张，连眼睛都有点泛红。

“你去哪里了？”他的声音颤巍巍的。

《薄荷双生》：第二回（9）

“带苏念去小吃街了。”容青可有些不忍心，“你坐门口做什么？”

“我忘记带钥匙了。”他慢慢平静下来，紧张过后是一脸疲惫的委靡，“你回来就行了，那……那我就回去了……”

在容青可看来，即使苏念是只狡猾的狐狸，那也仅仅是只狐狸崽子，牙齿都没长齐，被咬一口也不会太疼。只是苏镜希对他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讨厌和排斥了，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防备和恐惧。苏念到底做了什么让他害怕到这个地步？如果真的是恐惧，那么和苏念每天都朝夕相对的苏镜希，是不是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深渊里一样？

即使知道别人的家事还是少插手，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叫住了苏镜希：“喂，田螺先生，我们谈谈吧。”

6

次日容青可打电话给苏妈妈辞去家教的工作，理由是寒假过后就要忙毕业的事，而且找工作会很忙。苏阿姨虽然觉得很遗憾，却也是持着祝福的态度，并热情地邀请她有空来家里玩。

即使心里骂着，还玩个屁啊，遇不见那小狐狸崽子就要烧高香了，还能把自己当祭品送上门去？

因为是年关了，招短工的特别多，她也的确没能闲下来。而且叔叔婶婶也三天两头地打电话让她回家过年。自从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是她唯一的堂弟去世后，那原本冷清的亲情却突兀地升温，让这只在温水里泡惯了的青蛙有点撑不住了。

看见向来雷厉风行的丫头对着电话又是皱眉又是扬着声音装作乖乖的小绵羊，陶林织就全身不舒服，等她挂了电话劈头就问：“是你敬爱的叔叔婶婶啊，他们儿子活着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殷勤啊？现在想过继你做免费的女儿啊？”

“陶林织，闭上你的嘴！”她也烦，用抱枕用力丢她。

“你朝我撒什么气？”陶林织翻了个白眼，拿了个苹果在衣服上蹭两下，背包出去和狐朋狗友K歌去了。容青可瘫在沙发上许久，决定还是有空回去看看，那毕竟还是跟她有点血缘关系的亲人。

可是苏镜希和家里的那个每天都能见面的弟弟就不一样了。

容青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会想到苏镜希，总之那天跟他谈过话以后，她的心就没有平静过。

苏念对兄长的执著近乎病态，苏镜希对这么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弟弟自然没什么好感，除了分家产，还能指望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吗？如果他像爸爸一样脑筋不清楚地认为自己该无条件地疼爱他，那就太好笑了。

而苏念年龄更小的时候，大概只有十一二岁时，是根本不懂得看人脸色的，一味地把苏镜希的沉默和回避当做是害羞。于是天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进跟出，要求他教功课，还把同学带到家里来，大大方方地介绍这是我哥哥。

这种行为有点像小狗撒尿占地盘，正太时期的苏念这种程度的任性在苏镜希看来简直是反感透了。

《薄荷双生》：第二回（10）

后来苏镜希去英国留学，也算是眼不见为净。在他的眼中，那个家已经快算不上他的家？妈妈不是他的，弟弟也不是他的，只有爸爸是他的。可惜那也是别人的老公和爸爸。他冷淡得像个来吃白食的外人。

每周例行公事般往家里打电话，从来都是向爸爸简单地汇报一下生活状况。每次苏念都守在电话边上，等爸爸最后问“小镜，你要不要跟小念讲几句话”时，苏镜希便都会找借口挂掉电话。

一次两次也就算了，时间长了苏念也明白了。热情总有消磨完的时候，友好的情绪发酵得太久了，就变了味道。

苏镜希从英国回来是在两年前，与他一同出国留学的青梅竹马安阳春绯得了很严重的遗传眼病。两个还能称得上孩子的人在国外实在是太辛苦了，于是只能回来。苏镜希自然也不想再回去了，英文成绩太烂，在那里沟通都成问题，出门还要带着春绯当翻译，学习更是靠混的。

他转进了本市的大学根本就不用住宿，因为离家很近，于是不能避免地每天和苏念相见。

十六的少年已经有了大人的样子，一米七的个子，对他的敌意丝毫都不掩饰。他可以在大人面前还亲热地喊着哥哥，可是入夜后站在他的门口似笑非笑地说：“哥，你现在好像交了不少朋友啊，你不自闭了吗？要是没朋友了，你是不是又会自闭啊？”

而后来苏镜希发觉苏念并不是虚张声势，那些讨厌的小动作做得太频繁了，让单纯的他有点应接不暇。进入新的学校结交的几个朋友都因为不同的原因断绝了来往，最让他伤心的是高年级一个很照顾他的学姐用看不起的眼神瞅着他说：“我没想到你是个连十几岁的孩子都容不下的人啊！”

而后有一天他看见苏念一脸乖巧地和那位学姐经过他的身边，他用那种嘲弄似的笑容冲他笑了一下。那时的苏镜希才觉得有后悔，或许他对苏念稍微友好那么一点儿，他们之间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她忍不住又想到那天苏镜希垂头丧气的样子，像做错了天大的坏事，带了点小孩子似的委屈。

她比他要大三个月，她是爱挑毛病的处女座，他是双重性格的双子座。想到苏镜希这个经常皱着眉别扭的小鬼，其实内心很希望有人能够珍惜他，就觉得有点儿闷闷的心疼。这让她不禁感叹着："这个小鬼啊。"

"哪个小鬼？"苏镜希拍了拍她套着白色大熊头套的脑袋。

说曹操，曹操就到。容青可看了一眼苏镜希身边的女孩，哎哟，这姑娘怎么顶着一头方便面就出来了？她幸灾乐祸地再看一眼，哎哟，眼圈可以媲美大熊猫了。这么一比较，叶橘梗那干干净净的样子倒让人格外怀念了，难道是吃不到清粥小菜，所以开始自暴自弃地点了臭豆腐？

这小鬼还真是重口味啊。

"容青可……你怎么了……"

《薄荷双生》：第三回（1）

第三回

爱情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双方一见钟情然后就两情相悦接着送入洞房最后白头到老，这世上能有几个人走那种狗屎运的?

1

过年的时候，容青可还是去了叔叔家，堂弟屋子里的东西基本上是原封未动，一切都是原本没变的样子。她躺在容青夏的床上，还是他喜欢的鹅黄色的床单，丝绸的被面，抱起来很柔软。

她有种容青夏还在这个世界上的错觉，她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容青夏还在客厅里看电视，一会儿就会像往常那样跑进来跟她胡闹。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做梦了，鼻翼间都是熟悉的少年的体香，带着微微的露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她甚至能感觉到旁边的被褥陷下去一块，手指的旁边有一个微妙的热源，连呼吸的声音都很真实。

早上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她起床去洗漱，从房间里推门出去时，她明显感觉到婶婶轻颤了一下，看见她又勉强堆起笑容："小可，快洗脸吃早饭了。"她知道自己的存在对叔叔婶婶来说有"移情"的作用，三个人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叔叔又建议容青可把头发剪短，因为小可以前短发的样子很干练啊。

容青可点点头，吃完饭便逃也似的离开那个诡异的家。

她以前是留过短发，是跟容青夏胡闹一起去理发店剪了同样的头发，还染了和他一样的金黄色，又挑了同一款的T恤穿。容青夏很满意地搂着姐姐招摇过市，当时她还被叔叔批评过，说她一个女孩子家的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连陶林织都说她是一个很娘的男人。

难道是社会进步了，所以叔叔也觉得中性的打扮很帅气?

她才不信。可是她还是跑到理发店剪了个以前的发型，又染了金黄色的头发，回家翻了容青夏以前的衣服穿，叔叔婶婶的表情已经不

能用开心来形容了。偶尔有几次她听见婶婶叫她小夏，她也装作没听见。

不管怎样，这个年过得很是欢乐，很久没那么欢乐了。

不过是半个月的时间，她却瘦了近十斤，回到自己租来的房子，一颗心才渐渐地安稳下来。陶林织是个嗜吃如命的人，过了个年，她的脸圆了一大圈，见了容青可就哆嗦："你是从难民营出来的吧？"接着又指着容青可的头发和男式的羽绒服问，"你这样进女厕所不会被殴打吗？"

容青可只是笑，那笑容里更多的是苦涩的味道。

陶林织叹了一口气，摸着她的短发有点难过地说："我还是喜欢你长发的样子，你短发的样子，会让我想起小夏。"

"你说我可以替代小夏吗？"容青可有点发愣。

"你说你傻不傻？你打扮成这个样子能欺骗谁呢，小夏已经回不来了。"陶林织认真地揉着她的发，"没有人可以代替小夏，也没有人可以代替你，你不要勉强自己了，让那对父母自己发疯去吧！"

容青可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多么善良的人，损人利己的事情做起来也毫不手软。她完全没有必要勉强自己，羽翼丰满的鸟儿完全可以没心没肺地离巢而去。可那毕竟是小夏的父母，是那两个人给了自己一个这么好的弟弟，所以她没有其他的选择。

《薄荷双生》：第三回（2）

也许这一两年里，或许很多年后，她都会以代替品的姿态活在他们的生命中。

这是她的选择。

容青可从家里带来了几件容青夏生前的衣服，那些衣服都是很好的，款式有点旧了，却很合身。冬天好像迟迟不肯过去似的，穿着小夏的棉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他的体温似的。院子里的老人都迷信，说穿死人的衣服不吉利，会招来横祸的，她面上微笑着，心里免不了恶狠狠地诅咒回去。

苏镜希再次见容青可差点儿没认出来，只觉得容青可家里怎么闯进来个小男生，她摘了帽子笑了笑："小镜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一个月没见就不认识啦？"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他有些难以接受。

"这样子怎么了？"容青可捋了捋金光闪闪的头发，耸了耸肩说，"我觉得挺好看的。"

"过年过得好吗？"

"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的。"这样中规中矩的对话让苏镜希莫名地紧张，只好审视着四周，"家里挺干净的啊。"

"哦，你以后不用来了，我男朋友会帮我来收拾的。"容青可走到他面前，伸出手，"钥匙给我，你进我家跟进男澡堂似的，我男朋友误会就不得了啦！你去跟橘梗说，让她以后少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不想总跟自己的好朋友闹别扭了。行了，做到这地步已经够了。"

是已经够了，她已经不想再看见叶橘梗和与叶橘梗有关的任何人。

为了别人的女生做到这种地步，这样天真单纯的男生已经不多见了。原本她觉得无所谓的事情，在对苏镜希过于在意以后，都变成了

有所谓的事情。有一件事是不用怀疑的，她这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鸟不愿意栽进苏镜希的情网里。

因为爱一个人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那个人不爱你的时候。

所以倒不如跟爱自己的人在一起，那样的话，辛苦的就不是自己了。

她就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已经不想再失去什么了。

2

苏镜希连着几天都莫名地烦恼着，连饭也吃不好，索性逃课跑到S市去找安阳春绯。S市也有家叫“第七个街角”的咖啡厅，是春绯的男朋友夏森澈和堂弟合开的，效益很不错。用春绯的话说就是，养活我这么一个废人应该是足够了。

春绯的眼睛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到了晚上，就完全看不见了。

《薄荷双生》：第三回（3）

苏镜希特别喜欢晚上给她打电话，听见她的声音，他就特别安心。恍然间，好像他们还是两小无猜的小时候，她还是会逞强地用那双清亮的眼睛看着他。

他还可以叫她没人要麻烦精，而她也会笑着威胁他，没关系，反正我没人要我哥就会让你娶我的。

而如今春绯坐在他面前，眼睛没有焦距地看着前方，所有的棱角都磨得圆润，连那种凌厉的气势都消磨光了似的。原本亲热的“麻烦精”三个字再也说不出口。

“那个浑蛋呢？”苏镜希问。

“他去上课了，我这个老板娘顾店子嘛。”春绯笑着，“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不用上课吗？对了，听橘梗说，你去给容青夏的堂姐去当保姆了，感觉如何啊？”

“你别提她行不行？我讨厌那个女人。”苏镜希听见有人提容青可就觉得有人在他心里烧了一把火似的，“又懒又坏的，只会欺负人，差劲死了！幸好我以后也不用去了，是她自己说的，哈，我真是解脱了！你不知道那女人的私生活有多烂，刚和一个男的分手，一个月过去就又交了一个。这种人，哈……”

“小镜，你干吗说起容青可就滔滔不绝的？”

“我是讨厌她啦！”

“我还从没听说过你讨厌谁呢。”

“我就讨厌她！”

苏镜希咬牙切齿地想着，他最讨厌她了。她为什么要过河拆桥，丢掉他就跟丢掉一块用过的抹布一样。他几乎就觉得她是个不错的女生了，几乎都快要把她当做很好的朋友了。但是她并没有那么想，所以才那么干脆地丢掉他。

春绯想了想，突然笑了，那笑容有点看破一切的味道，让苏镜希有点心虚地吼她：“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他像个傻瓜一样一相情愿地把别人当朋友，却被抛弃，这绝对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他沮丧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春绯也不安慰他，就那么空坐了一下午。傍晚夏森澈来店子里接春绯回家，苏镜希讨厌看见他笑眯眯的脸，像是把全世界的幸福都堆在了脸上似的，让他觉得很讨厌。

可是晚上吃饭的时候，看见夏森澈对春绯的照顾，他就一点儿怨言也说不出来了。大人照顾婴儿也无非如此吧，饭菜都是用勺子一口一口地喂，还怕她寂寞似的，不停地说着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夏森澈太温柔了，让苏镜希觉得无论他以前做过多少坏事，也是值得原谅的。

春绯曾经不止一次地在电话里对他说，她想离开他。苏镜希总以为是夏森澈对她不好，如今他终于明白了。不是夏森澈对她不好，而是他太好了，他还有那么好的人生，但她的眼睛却看不见了。

她想成为他的翅膀，一点儿也不想成为他的负担，一点儿也不想。

“他跟我求婚了。”春绯抿着嘴。

《薄荷双生》：第三回（5）

小区里有个理发店，手艺还不错，而且也便宜。打扮和长相都很娘的理发师建议她染个酒红色的头发，说是表面看是黑色的，在阳光下会呈现出梦幻的葡萄酒一样的红色。她想了想说，那就染酒红色吧。

可惜大晚上的根本看不出什么神奇的酒红色，这时接到班上同学的电话，大家已经提前去吃散伙饭，在东街的老火巷吃火锅鱼。春天的夜晚，风闷闷地吹着，她换了简单的牛仔裤和紫色的长袖衫，在东街站下了车。

容青可其实是个很冷清的人，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是陶林织女侠的作风。所以看见路边被不良少年围着欺负的人，她连看一眼都懒得看，正要径自走过去，却听见其中一个人大笑着叫嚣："苏念，有种啊，够硬气！"

苏念？难道苏念是个白菜名，随便在大街上遇见个都跟那小狐狸崽子同名？

容青可回头看了一眼，眉毛立刻皱起来了。如果她近视一点儿就好了，偏偏双眼都是1.0的高清，所以看见苏念脸上挂彩地坐在地上，那双狐狸眼里却没有一丝慌乱或者惊恐，而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容青可犹豫了几秒钟，还是走近一点儿，把手机凑到嘴边，用最大的声音喊："是警察局吗？对，我要报案！这边出现围殴事件，地点是东街老火巷外面的便利商店旁边！"

"妈的，一个多事的贱女人！"其中一个人恶狠狠地骂。

容青可冲他们晃了晃手机，脸上颇有点儿挑衅的神色，几个小混混没胆子继续逗留，骂骂咧咧地迅速跑开。苏念惊讶地看了她两眼，又低下头，不愿意理她的样子。容青可也不在意，检查了一下他身上

的伤，都是外伤，看起来有点严重，其实休息两天就能好得差不多了。

“你怎么招惹那些人的？”容青可扯起他的胳膊，“我送你回家。”

“不用你管！”苏念突然发怒了，用力推开她，“你不是讨厌我吗？你用不着在这里假惺惺地装好心。其实看我出丑你很高兴对吧？”

容青可知道自己此刻留在这里必然成为他的出气筒，既然小狐狸崽子让她走，她也懒得多事。容青可站起来拍了拍衣服，说了句“那你自己小心啊，早点回家”，就要去老火巷跟同学会合。

她还没迈出脚步，裤腿便被牢牢地抓住了。苏念抬着头，刚才被围殴都没哭的人，现在竟然流了眼泪，他吸着鼻子强忍着说：“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就真的想让我死在这里吗？！”

容青可叹了一口气：“我管你，你说我假好心，我不管你，你又说我狠心。小念啊，你到底让我怎么办？”

苏念用手背抹了一下眼泪，像被虐待过的小动物似的，可怜兮兮地小声说：“老师……老师我不想回家……”

“一个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容青可看见别人哭就没辙，而且是对方是长得好看的孩子。

苏念小声吼着“那你快点走啊，嫌丢人就别管我啊”，可是手还是牢牢地抓紧了容青可的裤管。那种力度让她觉得自己的裤子都快被扯下来了。她愣了愣，手放在他的头顶上，放低声音说：“今天就先去我那里，可是要打电话跟你妈妈说啊，否则警察叔叔会以为我老牛吃嫩草诱拐未成年人的！”

《薄荷双生》：第三回（6）

苏念点点头，从来没这么低眉顺眼过，让她觉得心里舒畅极了。给同学打了电话说不去了，那边很愤恨地吵着“你急着回去给人暖床啊”。容青可看了看身边被虐得乱七八糟的小狐狸崽子，计算了一下被这小子兽性大发扑倒的几率基本为零，这才撒娇似的说了句“你们坏，不跟你们玩了”，然后喜滋滋地收了线。

回到家她帮苏念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又逼着他给苏妈妈打了电话。隐约听见话筒里传出“那你不要给容老师添麻烦啊”、“记得跟容老师道谢啊”之类的话。她敢打赌，如果苏念是个女孩子跑到男老师家里过夜，苏妈妈一定会身成无敌喷火龙，带着AK47就冲过来扫射半小时。

“那些人为什么打你？”

“关你什么事……”

容青可擦拭他额头的毛巾一用力，他立刻就吃痛地叫起来，她笑得像大尾巴狼：“你当姐姐我这里是酒店啊，不老实说就把你栓门口当保镖！”

苏念沉默了一下说：“他们让我加入他们，我不肯。”

看来这次救人是救对了，苏念本身就够坏了，如果再变成混混那就更不得了了，说不定几年后他羽翼丰满就一统江湖成为本市黑帮的老大。

“你做得很好。”容青可拍了拍他的头。这种安抚的动作她做得很自然，一点儿也不突兀，大概这就是做姐姐的习惯。可是从来没有人对苏念说过这样的话，做过这样的动作，他瞬间就陷入了她给予的温柔里。

面前这个年长他六岁的女孩，他从她身上感受过太多的东西。她的懒散，她的自私，她的脾气坏曾让他深恶痛绝。她甚至一句话没说

就辞了工作，毫不客气也毫不愧疚地再也没跟他联系过。她就是这么品质低下的人，但他却从她的身上得到了类似温柔和安心的东西。

其实她的笑容也可以这么真诚灿烂的啊。

“小鬼，你睡沙发，觉得冷就自己去倒个暖水袋。”容青可伸个懒腰，又回头吩咐着，“记得明天七点去小区门口买份豆腐脑和小笼包给我当早餐，晚安！”

这种人，他瞪着她，她这种人，真是活该被人讨厌！

苏念窝在沙发上睡了一夜，他的生物钟很准时，基本上不用闹钟。七点起床就去小区门口买了两份早餐，回来时容青可已经洗漱完毕在冰箱里翻东西，看见苏念还是吓了一跳：“你怎么在这里？”

她竟然忘记了？！苏念气得想把小笼包砸在她脸上，这时她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又看见苏念手中的早餐，才想起来昨晚的无耻要求。以苏念的性格他该是一大早就走了，会理她才有鬼。

“你不会在豆腐脑里放了七日断魂散吧？”

“没有，我放泻药了。”苏念径自拿了一个小笼包塞到嘴里。

容青可笑了笑，接口说，“谢谢啊，正好便秘呢。”

苏念眉毛都没皱，早知道她说不出什么金玉良言。早餐吃了一半就听见敲门声，容青可以为是陶林织又没带钥匙，也没看猫眼，径自打开门。

苏镜希正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过长的刘海狼狈地垂在眼前，倒有点浪客剑心的味道。

《薄荷双生》：第三回（7）

“苏念在你这里？”他劈头就问。

容青可还咬着小笼包，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这一大早的太劲爆了。她有种被抓奸在床的紧张，可是她紧张个屁啊！容青可侧了侧身，挂上万年不变的笑容面具：“嗯啊，你找他？”

苏镜希咬着嘴唇，气得眼睛水汪汪，跑得衣衫不整的模样有点儿小性感。容青可搓了搓鼻子，怕它突然脆弱得喷出鼻血来。苏念听见声音走过来，刚才那棺材板的脸也有了乖巧的笑容，可惜那笑容太刻意太假。

“哥，真稀奇啊，你也有找我的时候啊？”

“苏念！”苏镜希受不了地大叫一声，全身都发抖似的，“你如果恨我就冲我来好了，你别再靠近我的朋友！容青可不是我的女朋友，你不用想着要抢走她！你到底玩够了没有？！你要怎么才肯放过我？！”

容青可很想告诉他，自己是偶然遇见苏念的，这次不是他想使坏。但是此刻没有她插嘴的份儿。苏念握紧了拳头，盯着苏镜希涨红的脸，战火一触即发。可是突然，苏念笑了，是那种危险的决绝的笑容，让她不自觉皱了眉。

“既然老师不是你的女朋友，那你就更没有资格命令我不许接近她。她是你的朋友没错，可是她也是我的家教老师，你也没资格阻止我们来往。”

苏镜希怔住了，苏念说得没错，他有什么资格?

苏念露出了胜利者的模样，背也挺得更直，说话也更伤人：“我不知道你跟老师说了什么，让她辞职不教我，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毕竟我以前也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现在不是用学生的身份站在这里的，更不是用你苏镜希不承认的弟弟的身份，而是一个追求者的身份。”

听见“追求者”三个字，容青可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我喜欢老师，这你管不着！”苏念抛下这句话，背了书包就走出门。容青可看着苏镜希惨白惨白的脸，心里把苏念这小狐狸崽子骂了个半死，丢了一个炸弹就走，让自己当炮灰。他可是真“喜欢老师”啊！

4

容青可不想当炮灰，所以她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清楚，并且很认真地强调“这次你是误会苏念了”。可是苏镜希有如火入魔了似的，睁着泛红的大眼睛茫然地看着她，那样子还真有点可怜：“他说他喜欢你。”

容青可“扑哧”一声笑了，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这你也信？如果杀人不犯法，说不定我早被他先掐死再鞭尸，接着埋你们家的花园里当肥料了。”

他渐渐地脑筋开始清晰了，刚才失态的模样让他有点羞怯，却还是逞强地瞪她：“让一个陌生男人住你家，你有没有脑子？”

“你不是也在我家住过？”少贼喊捉贼，她笑着。

“我不一样！”他的脸更红了，“我才不会对你有什么想法！”

“你不用急着撇清，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容青可脸上的笑容有点儿挂不住了，这人到底是恶毒还是单纯，犯得着这么出口伤人吗？她已经坚决地将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抹去了，趁刚刚萌生好感还不至于深陷的时候，把一切可能都扼杀在萌芽之中。

《薄荷双生》：第三回（8）

苏镜希一愣，皱眉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歪曲我的意思行不行？"

"行。"容青可不想跟他废话，"我要去上课了，你走不走？"

"你用不着这么着急赶我走！"苏镜希气得不轻，这么急着撇清关系的反而是她吧，他就这么碍她的眼？早上偶然听后母说苏念在容青可这里，他一刻也不耽误地赶过来，倒是自己多管闲事了，"我是没资格管你做什么，苏念比你小六岁，你要是吃得下去，你就吃。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换男朋友了，轻车熟路了吧！"

别人打了你的左脸，最酷的做法是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苏镜希这浑蛋太侮辱人了，她觉得眼前一阵阵地发黑，在他的心中，她就烂到这个程度吗？真是好极了！容青可鼻子发酸，却不自觉地笑开了："是啊，没听说过吗？有些女生换男朋友就像换衣服，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勤快。我觉得苏念一个也不够我换，不如你也来试试？反正你没谈过恋爱，正好练练手啊。你虽然满身是刺不好下嘴，可是姐姐我总要有点牺牲精神不是？"

"容青可！"这是苏镜希一天中第二次气得全身发抖，"我不是你，我没办法这么作践自己！"

"你还不作践自己呢？你不是讨厌我吗？为了讨好叶橘梗还不是乖乖地到我这里来打扫卫生？喂，你可别说你根本不想把叶橘梗从安阳纯渊那里抢过来啊，我可不信！姐姐我看得太清楚了，你就是有贼心没贼胆，一边顾忌着兄弟情谊，一边又不甘心，你这种讨好的方式不是作践自己是什么？"容青可几乎在冷笑了，"因为容青夏是为了叶橘梗丢了性命的，所以她愧对我，心甘情愿地让我差遣。你心疼叶橘梗所以代替她来供我差遣，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让我受到什么伤害，那么叶橘梗会伤心，你也不好受是不是？你可真是伟大啊！如果我说我看上你了，你是不是会为了叶橘梗把自己当贡品一样送给我啊？！"

“我没有……”苏镜希有些蒙了。

“别说你没有，不过我对你也没什么想法。像这么虚情假意的人，我觉得恶心！”容青可连起码的笑容面具也懒得戴了，打开门口气不善地说，“滚，马上滚！如果你再出现在我面前，我就揍你！”

她就这么给他定了罪?

就算是死刑犯也有上诉的权利吧?

可是她说觉得恶心，他怎么听不明白呢，原本她对自己还很温柔的，会护着他，会为了他愤怒和生气。他有点儿分不清到底面前的容青可是真的，还是记忆中的那个是真的。他真的分不清。

她说得对，一开始的确是为了叶橘梗，可是渐渐地，他们不是变成朋友了吗？他不讨厌她，一点儿也不。她的笑容是真心的还是不真心的，他渐渐地都能分辨出来。他的目光不自觉地围着她转，看见她自己就格外的神清气爽，比喝咖啡都提神。她对他露出的真诚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她的心里竟然是这么想的，一相情愿的感情果然是不行的。可是现在即便自己说动了真感情，也只会让容青可觉得恶心了吧！。

看着苏镜希如晒蔫了的叶子，好像连存在感都没有，整个人如瞬间死掉的模样，容青可觉得心脏没出息地痛起来，真他妈的痛。说啊，说我刚才说的都是放屁，给我一巴掌，骂我是个只会糟蹋人心的浑蛋。容青可眼睛都跟着痛了。说啊，只要你说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就算是把叶橘梗装进油桶填上水泥沉入海里，再把你用脚镣囚禁起来，我也不放开你。

可是苏镜希已经不想再申辩什么了，他从来都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低着头往门外走。

《薄荷双生》：第三回（9）

容青可用力地摔上门，眼泪再也不可抑制地掉下来。

不是不够喜欢吗?

为什么痛得快要疯掉了，已经扼杀不掉了吗?

这种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了吗?

可是已经太晚了，刚才那种话说出口，一切都不可能再挽回了吧?

5

没出息的事情也只做一次，那天哭得稀里哗啦的，去上课时不得不戴上平光镜。多了一个黑框，再配上稍长的短发，精神委靡眼无神，往班里一站回头率竟然超级高。她的身材比例好，个子在南方女生中也算是高的，隔天就听说有人来班上打听，你们班上那个气质美人叫什么名字啊?

陶林织这个损友颇为得意，搂着她的脖子感叹说："唉，如果姐姐我没先喜欢上"大蛇丸"，那我就收了你做小爷，咱们做同性恋也挺好的嘛。"

容青可翻着白眼说："我就算做同性恋也不会找你的，你死心吧！"

陶林织最近在热恋，说热恋也只是她一个人在热恋，被她喜欢上的那个叫"大蛇丸"的Coser可是一尊万年冰雕。"大蛇丸"在S城念大学，也是今年毕业，听说家也是本市的。陶林织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了"大蛇丸"的联系方式，如今也是疯得差不多了，S城到F城要坐四个小时的火车，她没事就往那边跑，有他出场的Cosplay秀一场也没落下。

本来她还打算加入那个Cosplay社团，打算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那个叫夜风的团长，也就是"第七个街角"咖啡厅的二老板夏森夜都打算收了她，可是被"大蛇丸"冷冷的一句"有她没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家视她如毒蛇猛兽，陶林织倒是越战越勇，那火车也变成了她的爱情专线。

容青可说她发疯，陶林织却嗤之以鼻："那是一定要疯的，如果没有发疯，那也称不上是什么真正的爱情了！你还以为是演偶像剧吧，被个篮球砸到都能泡上个帅哥？爱情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双方一见钟情然后就两情相悦接着送入洞房最后白头到老，这世上能有几个人走那种狗屎运的？我们没那种好运气，那就要去争去抢啊，反正别到最后被别人抢走了才哭爹喊娘以泪洗面的，给谁看呢？我才不要做那种窝囊废！"

也许陶林织说的话没错，可是她这么折腾，临近毕业了还频繁逃课，真怕她毕不了业。那可就真的是花了四年的钱，最后连个证书都拿不到的窝囊废。想到陶林织下半辈子会在她妈面前抬不起头来，她的心情就特别好。

宁交小人，别交损友，千古遗训啊！切记，切记！

损友却也不是完全没用处，这天她刚下课就接到陶林织一个朋友的电话，说是有家教工作给她做。有苏念那么一次就够她受的了，电话那边的女生听出她的犹豫，笑了笑说："你放心，这次学生是个初三的女孩子，这不是快中考了吗？"

因为时间短、效益好，考上重点高中还有大红包拿，这些好处都让财迷的容青可格外心动。

《薄荷双生》：第三回（10）

他们约好在学校附近的麦当劳碰面，那个女生叫王美佳，是专门给同学介绍家教工作的。她同时还约了一个二年级的男生，看起来很是老实木讷。这个职业就是家教中的皮条客，她抽取一百块的介绍费，听说生意倒是蛮红火。

容青可要去教的那个女孩子基础不好，倒是挺乖巧的，两个月之内有质的突破顺利考上重点高中确实有点儿困难。但是陶林织为爱奔波，她一个人的时候就容易胡思乱想，有点儿事填填脑子也好。

跟王美佳在路口分手的时候，她突然问："你跟你上次家教的那个男孩没什么吧？"

"没什么啊！"除了那小狐狸崽子挺难缠的，她问，"怎么了？"

王美佳讪讪地笑了，有点儿松口气的样子："那就好，那我先走了。"

"等等，说话说一半，你讨厌不讨厌啊！"

王美佳犹豫着该不该说，在容青可保证已经和苏念没什么联系后，她才不好意思地说："每个找家教的学生我都认真打听过的，可是那个苏念成绩太好了，他跑来找我，点名就要找你。那男孩看起来不像个坏人，所以我就介绍了，我想着也许他是想追你吧。"

她早就想过，怎么会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她找了份家教的工作，而学生凑巧就是苏镜希的弟弟。苏镜希担心他捣鬼也不是没道理的，他才十六岁，却已经有这么重的心机。被他怨恨的人就自求多福吧。

"也许吧。"容青可笑了，"他给了你多少钱？"

"五百。"

妈的，才五百就把我卖了，也忒便宜了。容青可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着，面上却是不露声色的："不少啊，那这次的介绍费我也不给你了，毕竟你也用我赚过钱。"说完扭头就走了，留下那个羞愧到不知道说什么的王美佳。